

楚寶

楚寶出世間品上

明　梁谿高世泰彙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西岑仁蘐黃裳吉參訂

祖燈

潙山靈祐　百丈法嗣

潭州潙山靈祐禪師福州長谿趙氏子年十五出家究大小乘教二十三遊江西參百丈丈一見許之入室遂居參學之首侍立次丈問誰師曰某甲丈曰汝

撥鑪中有火否師撥之曰無火丈躬起深撥得少火舉以示之曰汝道無這箇師由是發悟禮謝陳其所解丈曰此乃暫時岐路耳經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既至如迷忽悟如忘忽憶方省已物不從他得故祖師云悟了同未悟無心亦無法祗是無虛妄凡聖等心本來心法元自備足汝今既爾善自護持次日同百丈入山作務丈曰將得火來麼師曰將得來丈曰在甚處師乃拈一枝柴吹兩吹度與百丈丈曰如蟲禦木司馬頭陀自湖南來謂丈曰頃

在湖南尋得一山名大溈是一千五百人善知識所居之處丈曰老僧住得否陀曰非和尚所居丈曰何也陀曰和尚是骨人彼是肉山設居徒不盈千丈曰吾衆中莫有人住得否陀曰待歷觀之時華林覺爲第一座丈令侍者請至問曰此人如何陀請謦欬一聲行數步陀曰不可丈又令喚師師時爲典座陀一見乃曰此正是溈山主人也丈是夜召師入室囑曰吾化緣在此溈山勝境汝當居之嗣續吾宗廣度後學時華林聞之曰某甲忝居上首典座何得住持丈

曰若能對厥下得一語出格當與住持即指淨瓶問曰不得喚作淨瓶汝喚作甚麼林曰不可喚作木揆也丈乃問師師躍倒淨瓶便出去丈笑曰第一座輸却山子也師遂往焉是山峭絕敻無人煙猿猱為伍橡栗充食經於七載絕無來者師自念言我本住持為利益於人既絕往還自善何濟即捨菴而欲他往行至山口見蛇虎狼豹交橫在路師曰汝等諸獸不用攔吾行路吾果於此山有緣汝等各自散去如無緣即任汝等所為言訖皆散去師乃回菴未及一載

嬾安上座同數僧從百丈來輔佐於師安曰某與和尚作典座待僧及五百人不論時節即不造粥便放某甲下自後山下居民稍稍知之率衆共營梵宇連帥李景讓奏號同慶寺相國裴公休嘗咨玄奧繇是天下禪學輻輳焉上堂夫道人之心質直無僞無背無面無詐妄心一切時中視聽尋常更無委曲亦不閉眼塞耳但情不附物即得從上諸聖秖說濁邊過患若無如許多惡覺情見想習之事譬如秋水澄渟清淨無爲澹泞無礙喚他作道人亦名無事人時有

僧問、頓悟之人、更有修否、師曰、若眞悟得本、他自知時、修與不修、是兩頭語、如今初心、雖從緣得、一念頓悟自理、猶有無始曠劫習氣、未能頓淨、須教渠淨除現業流識、卽是修也、不可別有法教渠修行趣向、從聞入理、聞理深妙、心自圓明、不居惑地、縱有百千妙義、抑揚當時、此乃得坐披衣、自解作活計、始得、以要言之、則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萬行門中、不捨一法、若也、單刀直入、則凡聖情盡、體露眞常、理事不二、卽如如佛、師問仰山、涅槃經四十卷、多少是佛說、多少是

魔說仰曰總是魔說師曰已後無人奈子何仰曰慧寂即一期之事行履在甚麼處師曰秖貴子眼正不說子行履師睡次仰山問訊師便回面向壁仰曰和尚何得如此師起曰我適來得一夢你試為我原看仰取一盆水與師洗面少頃香嚴亦來問訊師曰我適來得一夢寂子為我原了汝更與我原看嚴乃點一椀茶來師曰二子見解過於鶖子師數揚宗教凡四十餘年達者不可勝數大中七年正月九日盥漱敷坐怡然而寂壽八十三臘六十四塔于本山謚大

圓禪師塔曰清淨

聖楷校福州長慶大安禪師號懶安初參百丈問學人欲求識佛何者即是丈曰大似騎牛覓牛安曰識得後如何丈曰如人騎牛至家安曰未審始終如何保任丈曰如牧牛人執杖視之不令犯人苗稼安自茲領旨更不馳求同參祐禪師創居溈山安躬耕助道三十餘年及祐遷化衆請接踵住持溈山嘗問安汝十二時中當何所務安曰牧牛山曰汝作麼生牧安曰一回入草去驀鼻拽將回

山曰子與牧牛也
仰山慧寂禪師初謁耽源已悟玄旨後參溈山遂升堂奧前後執侍十五載嘗臥次夢入彌勒內院衆堂中諸位皆足惟第二位空仰遂就座有一尊者白槌曰今當第二座說法仰起白槌曰摩訶衍法離四句絕百非諦聽諦聽衆皆散去及覺舉似溈溈曰子已入聖位仰便禮拜又一日有梵僧從空而至仰曰近離甚處曰西天仰曰幾時離彼曰今蚤仰曰何太遲生曰遊山玩水仰曰神通遊戲

則不無闍黎佛法須還老僧始得曰特來東土禮文殊却遇小釋迦遂出梵書貝多葉與仰作禮乘空而去自此號小釋迦後住東平稱潙仰宗

香嚴和尚在百丈會裏性識聰敏參禪不得百丈遷化後到潙山山問我聞汝在百丈先師處問一答十問十答百此是汝聰明靈利意解識想生死根本父母未生時試為我道一句看香嚴被潙山一問直得茫然歸寮將平日看過底文字從頭要尋一句可將酬對竟不能得乃自歎曰畫餅不可

充饑屢上堂頭乞溈山說破山云我若說似汝汝已後罵我去我說底是我底終不干汝事香嚴遂將平昔所集文字以火爇却曰此生不學佛法也且作個長行粥飯僧免役心神乃泣辭溈山直過南陽覩忠國師遺跡遂憩止卓菴一日芟除草木因瓦礫擊竹作聲忽然省悟遽歸沐浴焚香遥禮溈山贊云和尚大悲恩逾父母當時若為我說破何有今日之事乃有一頌曰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處處無蹤跡聲色

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溈山聞得曰此
子澈也仰山侍立次云此是心機意識著述得成
待慧寂親自勘過仰山後見香嚴曰和尚贊歎師
云發明大事你試說看嚴乃舉前頌仰山此是夙
習記持而成若有正悟發明別更說看嚴又成頌
云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猶有卓
錐之地今年貧錐也無仰云如來禪許師兄會祖
師禪未夢見在嚴復有一頌云我有一機瞬目視
伊若人不會別喚沙彌仰山乃報溈山云且喜智

嚴師兄會祖師禪也。

聖搉曰。諺云。事怕有心人。香嚴在溈山。參禪不得。遂焚棄所集文字。泣辭而去。是何等慚憤。何等勇猛。故一聞擊竹聲而悟道。豈偶然哉。如高峯拚一生做個癡獃漢。定要見這一著子明白。又如古德云。三昧不成。假令筋斷骨枯。終不休歇。又云。道不過雲。實不復登此山。皆是香嚴一路人。我輩若能辦此一副心。何事不就。乃爾悠悠自日。甘爲俗子。可羞亦可痛也。念之竦然。

惟儼

澧州藥山惟儼禪師、絳州韓氏子、年十七、依潮陽西山慧照禪師出家、納戒于衡嶽希操律師、博通經論、嚴持戒律、一日自歎曰、大丈夫當離法自淨、誰能屑屑事細行於布巾耶。首造石頭之室、便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嘗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伏望和尚慈悲指示。頭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子作麼生、師罔措、頭曰、子因緣不在此、且往馬大師處去。師稟命恭禮馬祖、

仍申前問。祖曰、我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
揚眉瞬目、有時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揚眉瞬目者不
是。子作麼生。師於言下契悟。便禮拜。祖曰、你見甚麼
道理便禮拜。師曰、某甲在石頭處如蚊子上鐵牛。祖
曰、汝既如是、善自護持。侍奉三年。一日祖問、子近日
見處作麼生。師曰、皮膚脫落盡、唯有一眞實。祖曰、子
之所得、可謂協於心體、布於四肢。既然如是、將三條
篾束取肚皮、隨處住山去。師曰、某甲又是何人、敢言
住山。祖曰、不然、未有常行而不住、未有常住而不行。

欲益艇所益欲爲艇所爲室作舟航艇久任此師乃辭祖返石頭一日在石上坐次石頭問曰汝在這裏作麼曰一物不爲頭曰恁麼即閑坐也曰若閑坐即爲也頭曰汝道不爲不爲箇甚麼曰千聖亦不識頭以偈讚曰從來共住不知名任運相將秖麼行自古上賢猶不識造次凡流豈可名後石頭垂語曰言語動用沒交涉師曰非言語動用亦沒交涉頭曰我這裏鍼劄不入師曰我這裏如石上栽華頭然之後居澧州藥山海衆雲會道吾雲巖侍立次師指按上枯

榮二樹問道吾曰枯者是榮者是吾曰榮者是師曰灼然一切處光明燦爛去又問雲巖枯者是榮者是巖曰枯者是師曰灼然一切處放教枯淡去高沙彌忽至師曰枯者是榮者是彌曰枯者從他枯榮者從他榮師顧道吾雲巖曰不是不是師久不陞堂院主白曰大衆久思和尚示誨師曰打鐘著衆纔集師便下座歸方丈院主隨後問曰和尚既許為大衆說法為甚麼一言不措師曰經有經師論有論師爭怪得老僧師看經次僧問和尚尋常不許人看經為甚麼

却自看、師曰、我祇圖遮眼、曰某甲學和尚、還得也無、
師曰、汝若看、牛皮也須穿、師一夜登山經行、忽雲開
見月、大嘯一聲、應澧陽東九十里許、居民盡謂東家
明晨迭相推問、直至藥山、徒衆曰、昨夜和尚山頂大
嘯、朗州刺史李翺贈詩云、選得幽居愜野情、終年無
送亦無迎、有時直上孤峯頂、月下披雲嘯一聲、太和
八年十一月六日臨順世、叫曰、法堂倒、法堂倒、衆皆
持柱撐之、師舉手曰、子不會我意、乃告寂、塔于院東
隅、唐文宗謚弘道大師、塔曰化城、

聖楷按藥山在澧州南九十里山特竦秀以其上多芍藥故名李翱刺史嚮藥山玄化屢請不赴乃躬謁之山執經卷不顧侍者曰太守在此李性褊急乃曰見面不如聞名拂袖便出山曰太守何得貴耳賤目李回拱謝問曰如何是道山以手指上下曰會麼李曰不會山曰雲在青天水在瓶李忻愜作禮而述偈曰鍊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說雲在青天水在瓶李又問如何是戒定慧山曰貧道這裏無此閑家具李莫

測玄旨山曰太守欲得保任此事直須向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閨閤中物捨不得便爲滲漏又

按儼師初住藥山時披榛結菴僅庇趺座鄉人知者因齋攜飲饌奔赴而往師曰吾無德于人吾何以勞人哉遂辭不受鄉人因跪請日費之具曰米一升足矣自是嘗以山蔬數本佐食一食訖就座轉法華華嚴涅槃經晝夜若一如是者殆三十年嗟乎今人美食安居束經不誦自命高禪何不知慚愧也

長髭曠 石頭法嗣

澧州攸縣長髭曠禪師、初往曹谿、禮祖塔、迴、參石頭、石頭問什麼處來、曰嶺南來、石頭曰嶺頭一尊功德、成就也未、師曰成就久矣。只欠點眼在。石頭曰莫要點眼麼、師曰便請、石頭乃翹一足。師禮拜、石頭曰汝見什麼道理、便禮拜、師曰據某甲所見、如洪爐上一點雪。

慧朗

石頭法嗣

潭州招提寺慧朗禪師、始興曲江人也、初參馬祖、祖問汝來何求、曰求佛知見、祖曰、佛無知見、知見乃魔耳。汝自何來、曰南嶽來、祖曰、汝從南嶽來、未識曹谿心要、汝速歸彼、不宜他往。師歸石頭便問、如何是佛、頭曰、汝無佛性。師曰、蠢動含靈又作麼生、頭曰、蠢動含靈、却有佛性。曰慧朗為甚麼却無、頭曰、為汝不肯承當。師於言下信入。住後凡學者至、皆曰、去去、汝無佛性、其接機大約如此、時謂大朗。

聖楷按時長沙興國寺有振朗禪師謂之小朗皆

同時出石頭座下

天皇道悟

石頭法嗣

荊州天皇道悟禪師婺州東陽張氏子年十四懇求出家父母不聽遂損減飲膳日纔一食形體羸悴父母不得已而許之二十五詣杭州竹林寺具戒精修梵行推爲勇猛或風雨昏夜宴坐丘塚身心安靜離諸怖畏一日遊餘抗首謁徑山國一受心法服勤五載後參馬祖重印前解法無異說依止二夏乃謁石頭問曰離却定慧以何法示人頭曰我這裡無奴婢離個甚麼曰如何明得頭曰汝還撮得虛空麼曰恁

麼則不從今日去也頭曰未審汝早晚從那邊來曰
道悟不是那邊人頭曰我早知汝來處也曰師何以
贓污於人頭曰汝身見在曰雖然如是畢竟如何示
於後人頭曰汝道誰是後人師從此頓悟罄殫前二
悟所言下有所得心後卜荊州當陽紫陵山學徒駕
肩接迹都人士女響風而至時崇業寺上首以狀聞
於連帥迎入城郡之左有天皇寺乃名藍也因火而
廢至僧靈鑒將謀修復乃曰苟得悟禪師為化主必
能福我乃中宵潛往哀請肩舁而至時江陵尹右僕

射裴公稽首問法致禮勤至師素不迎送客至皆坐而揖之裴公愈加欽向由是石頭法道盛矣元和丁亥四月示疾命弟子先期告終至晦日大衆問疾師驀召典座座近前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拈枕子拋于地上。即便告寂壽六十以其年八月五日塔于耙東。

聖楷按唐丘玄素撰天王道悟禪師碑云道悟渚宮人姓崔氏初依長沙寺曇翼律師出家後參馬祖得悟祖囑曰汝若住持莫離舊處師蒙旨已便返荊門去郭不遠結草爲廬後爲節度使某所怒

擒師拋置水中。旋旗纔歸。徧衙火發。內外烘燄。雖聞空中聲曰。我是天王神。我是天王神。節度使乃重伸懺悔。煙燄頓息。宛然如初。遂迎師供養於府西。造寺額號天王。師嘗云。快活快活。及臨終時叫苦苦。又云。閻羅王來取我也。院主問曰。和尚當時被節度使拋向水中。神色不動。如今何得恁麼地。師舉枕子云。汝道當時是。如今是。院主無對。便入滅。

雲巖曇晟　藥山法嗣

潭州雲巖曇晟禪師、鍾陵建昌王氏子、少出家于石門、參百丈海禪師二十年、因緣不契、後造藥山、山問甚處來、曰百丈來、山曰、百丈有何言句示徒、師曰、尋常道、我有一句子、百味具足、山曰、鹹則鹹味、淡則淡味、不鹹不淡、是常味、作麼生是百味具足底句、師無對、山曰、爭奈目前生死何、師曰、目前無生死、山曰在百丈多少時、師曰、二十年、山曰、二十年在百丈、俗氣也不除、他日侍立次、山又問百丈更說甚麼法、師曰

有時道三句外省去六句內會取山曰三千里外且喜沒交涉山又問更說甚麼法師曰有時上堂大衆立定以拄杖一時趂散復召大衆衆回首丈曰是甚麼山曰何不道恁麼道今日因子得見海兄師於言下頓省便禮拜一日山曰問汝解弄師子是否師曰是曰弄得幾出師曰弄得六出曰我亦弄得師曰和尚弄得幾出曰我弄得一出師曰一即六六即一後到潙山潙問承聞長老在藥山弄師子是否師曰是曰長弄有置時師曰要弄即弄要置即置曰置時師

子在甚麼處師曰置也置也任後上堂示衆曰有個人家兒子問著無有道不得底洞山出問曰他屋裡有多少典籍師曰一字也無曰爭得恁麼多知師曰日夜不曾眠曰問一段事還得否師曰道得却不道後道吾問大悲千手眼那個是正眼師曰如人夜間背手摸枕子吾曰我會也師曰作麼生會吾曰遍身是手眼師曰道也太煞道秖道得八成吾曰師兄作麼生師曰通身是手眼會昌元年辛酉十月二十六日示寂茶毗得舍利一千餘粒塑于石塔謚無住大

師、聖楷按洞山初參溈山、舉南陽忠國師無情說法話、不契、溈曰此去、澧陵、攸縣、石室、相連、有雲巖道人、若能撥草、瞻風。必爲子之所重。洞曰未審此人如何、溈曰他曾問老僧、學人欲奉師去時如何、老僧對他道、直須絕滲漏、始得、他道還得不違師旨也無、老僧道、第一不得道老僧在這裡、洞遂辭溈山、徑造雲巖。舉前因緣了、便問無情說法甚麼人得聞、巖曰無情得聞。洞曰和尚聞否、巖曰我若聞。

汝即不聞吾說法也洞曰某甲為甚麼不聞巖豎
起拂子曰還聞麼洞曰不聞巖曰我說法汝尚不
聞況無情說法乎洞曰無情說法該何典教巖曰
豈不見彌陀經云水鳥樹林悉皆念佛念法洞於
此有省乃述偈曰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說法不思
議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處聞時方得知洞辭雲巖
巖曰甚麼處去洞曰雖離和尚未卜所止曰莫湖
南去洞曰無曰莫歸鄉去洞曰無曰蚤晚却回洞
曰待和尚有任處即來曰自此一別難得相見洞

曰難。得。不。相。見。臨行、又問百年後、忽、有、人、問、還、邈、得、師、眞、否。如、何、祇、對。巖。良。久。曰。祇。這。是。洞、沈、吟、巖曰、价、闍、黎、承、當、箇、大、事、須、審、細。洞、猶、涉、疑、後、因、過、水、睹、影。大、悟、前、旨。有、偈、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踈。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恁麼會。方得契如如。他、日因供養雲巖眞次、僧問先師道祇這是、莫便是否、洞曰是、曰意、旨如何、洞曰當、時、幾、錯、會、先、師、意、曰。未、審、先、師、還、知、有、也、無、洞曰若、不、知、有。爭、解、恁、麼、道。若、知、有。爭、

肯恁麼道。唐大中末、洞於新豐山接誘後學、厥後盛化豫章高安之洞山、權開五位、善捺三根、又得曹山深明的旨、道合君臣偏正回互、由是洞上玄風播于天下、諸方宗匠咸共尊之曰曹洞

聖猎曰按曹洞五位之說、有正位、有正中偏、有正中來、有兼中至、有兼中到、偏正上下回互而不得犯中、中中即正位也、得其旨趣者、謂之挾妙、亦謂之末後句、此等虛玄提唱、眞是毒水、禍人不小。得大慧一番呵斥、甚快人心。

道吾宗智

藥山法嗣

潭州道吾山宗智禪師、豫章海昏張氏子、幼依槃和尚、受教登戒、預藥山法會、密契心印、一日有施主施襯、山提起示衆曰、法身還具四大也無、有人道得與他一腰襯、師曰、性地非空。空非性地。此是地大。三大亦然。山曰、與汝一腰襯、溈山問師、甚麼處去來。師曰、看病來、溈曰、有幾人病、師曰、有病、有不病。不病底莫是智頭陀否。師曰。病與不病。總不干他事。速道速道、溈曰道得也與他沒交涉。唐太和九年九

月示疾有若僧衆慰問體候師曰有受非償予知之乎衆皆愀然越十日將行謂衆曰吾當西邁理無東移言訖告寂闍維得霧骨數片建塔道吾後峯還予石霸山

聖稽按道吾山在長沙瀏陽縣北十五里山列七十二峯東連寶蓋西接洞庭又名蓮花峯崖潛高百餘仞徑路四十四曲內有龍湫元歐陽玄詩道吾山頭白龍臥疊嶂層岡深紫邏迤入夜望北斗魁上有突兀青蓮座

高沙彌　藥山法嗣

澧州高沙彌初叅藥山、山問甚處來、師曰南嶽來、山曰何處去。師曰江陵受戒去、山曰受戒圖甚麼、師曰圖免生死。山曰有一人不受戒亦無生死可免汝還知否。師曰恁麼則佛戒何用、山曰這沙彌猶挂脣齒、在師禮拜而退道吾來侍立山曰適來有箇跛脚沙彌却有些子氣息道吾曰未可全信更須勘過始得至晚山上堂召曰蚤來沙彌在甚麼處師出衆立山問我聞長安甚閙你還知否師曰我國晏然山曰汝從

看、經、得。請、益、得。師曰不、從、看、經、得。亦、不、從、請、益、得。山曰大、有、人、不、看、經、不、請、益、爲、甚、麼、不、得、師、曰、不、道、他不、得。秖、是。不、肯。承。當。山顧道吾雲巖曰、不、信、道、師一日、辭、藥、山、山問甚麼處去、師曰某甲在衆有妨、且往路、邊、卓、箇、草、菴。接、待、往、來、茶、湯、去。山曰生、死、事、大、何不、受、戒、去、師曰知。是。般。事。便。休。更。與。甚。麼。作。戒。山曰汝、既、如、是。不、得、離、吾、左、右。時、復、要、與、子、相、見。師住菴後、一日歸來値雨、山曰你來也、師曰是、山曰可、煞、濕師曰不。打。這。鼓。笛。雲巖曰皮。也。無。打。甚。麼。鼓。道吾曰

鼓也甕打甚麽皮。山曰。今月大好一場曲調。

聖楷曰。香嚴擊竹悟道。潙仰為之助喜。妙喜拈曰。潙山晚年好則劇。教得這一棚肉傀儡。直是可愛。且作麽生是可愛處。面面相看。手脚動。爭知語話在他人。今觀高沙彌在藥山。不避風雨。翻出一會鼓笛。便成千年絕調。不知潙山肉傀儡。亦傳得此譜否。試請定中迦葉登場演看。

龍潭崇信　天皇法嗣

澧州龍潭崇信禪師、渚宮人也、其家賣餅、師少而英異、初悟和尚爲靈鑒潛請居天皇寺、人莫之測、師家於寺巷、常日以十餅饋之、天皇受之、每食畢、常留一餅曰、吾惠汝、以蔭子孫、師一日自念曰、餅是我持去、何以返遺我耶、其別有旨乎、遂造而問焉、皇曰是汝持來、復汝何咎、師聞之、頗曉玄旨、因投出家、皇曰汝昔崇福善、今信吾言、可名崇信、由是服勤左右、一日問曰、某自到來不蒙指示心要、皇曰汝擎茶來、吾爲

汝接汝行食來吾爲汝受汝和南時吾便低首何處不指示心要師低頭良久皇曰見則直下便見擬思即差師當下開解復問如何保任皇曰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聖解師後謁澧陽龍潭栖止

僧問甖中珠誰人得師曰不賓玩者得曰安著何處師曰有處即道來有尼問如何得爲僧去師曰作尼來多少時也曰還有爲僧時也麼師曰汝即今是甚麼曰現是尼身何得不識師曰誰識汝李翱刺史問如何是真如般若師曰我無真如般若李曰幸遇和

尙師曰此猶是分外之言

聖揩按龍潭寺在澧州城北一里前有梵經臺印周金剛焚靑龍疏抄處寺面大溪水道甚遠韋公安日昔德山參訪龍潭一滅燭而大事了畢後來一棒蓋天蓋地皆從此中流出觀古人授受之際妙處如石女兒如石羊駒豈得草草匆匆有露骨者不妨見輒影而行其或未然請竭一生之力忘食忘寢微細研求或可通其一線久參者未可直指爲格外消息悟然不復問也

石室善道

長髭法嗣

潭州石室善道和尚、嗣攸縣、長髭曠禪師、作沙彌時、長髭遣令受戒、謂之曰、汝廻日須到石頭禮拜、師受戒後、廻參石頭、一日隨石頭遊山次、石頭曰、汝與我斫卻面前頭樹子礙我、師曰不將刀來、石頭乃抽刀、倒與。師。師云不過那頭來、石頭曰你用那頭作什麼。師即大悟、便歸、尋值沙汰、乃作行者、居于石室、每見僧、便竪起杖子、云三世諸佛盡由這個。對者少得。契長沙聞之、乃云我若見。即令放下杖子。別通個消

息三聖將此語到石室秖對被師認破是長沙語來山問三聖失機又親到石室師見杏山僧衆相隨遊往稚米杏山曰行者不易貸道難消師曰無心椀子盛將來無縫合盤托取去說什麼難消杏山便休僧山問佛之與道相去幾何師曰道如展手佛似握拳曰畢竟如何的當可信可依師以手撥空三兩下曰無恁麼事無恁麼事曰還假看教否師曰三乘十二分教是分外之事若將他作對即是心境兩法能所雙行便有種種見解亦是狂慧未足爲道若不與他

作對一事也無所以祖師云本來無一物汝不見小兒出胎時可道我解看教不解看教當恁麼時亦不知有佛性義無佛性義及至長大便學種種知解出來便道我能我解不知是客塵煩惱十六行中嬰兒行爲最哆哆和和時喻學道之人離分別取捨心故讚歎嬰兒何況取之若謂嬰兒是道今時錯會師一夕與仰山翫月仰山問曰這個月尖時圓相什麼處去圓時尖相又什麼處去師曰尖時圓相隱圓時尖相在雲巖云尖時圓相在圓時無尖相道吾云尖時

亦不尖圓時亦不圓

聖楷按潙山香洞山此去醴陵攸縣石室相連有

雲巖道人今其地俱無所考

德山宣鑒

龍潭法嗣

鼎州德山宣鑒禪師、簡州周氏子、丱歲出家、依年受具、精究律藏、於性相諸經、貫通旨趣、嘗講金剛般若時、謂之周金剛、嘗謂同學曰、一毛吞海、海性無虧、纖芥投鋒、鋒利不動、學與無學、唯我知焉、後聞南方禪學頗盛、師氣不平、乃曰、出家兒千劫學佛威儀、萬劫學佛細行、不得成佛、南方魔子、敢言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我當摟其窟穴、滅其種類、以報佛恩、遂擔青龍疏鈔出蜀、至澧陽路上、見一婆子賣餅、因息肩買餅

點心婆指擔曰這個是甚麼文字師曰青龍疏鈔婆
曰講何經師曰金剛經婆曰我有一問你若答得施
與點心若答不得且別處去金剛經道過去心不可
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未審上座點那個
心師無語遂往龍潭至法堂曰久嚮龍潭及乎到來
潭又不見龍又不現潭引身曰子親到龍潭師無語
遂棲止焉一夕侍立次潭曰更深何不下去師珍重
便出却回曰外面黑潭點紙燭度與師師擬接潭復
吹滅師於此大悟便禮拜潭曰子見個甚麼師曰從

令向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至來日龍潭陞座謂衆曰可中有個漢牙如劒樹口似血盆一棒打不回頭他時向孤峯頂上立吾道去在師將疏鈔堆法堂前擧火炬曰窮諸玄辯若一毫置于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遂焚之於是禮辭直抵溈山挾複子上法堂從西過東從東過西顧視方丈曰有麼有麼山坐次殊不顧盻師曰無無便出至門首乃曰雖然如此也不得草草遂具威儀再入相見纔跨門提起坐具曰和尚山擬取拂子師便喝拂袖而出

溈山至晚問首座今日新到在否座曰當時背却法堂著草鞋出去也山曰此子已後向孤峯頂上盤結草菴呵佛罵祖去在師住澧陽三十年屬唐武宗廢教避難於獨浮山之石室大中初武陵太守河東薛廷望再崇德山精舍迎師居之相國裴公休書額名古德禪院師自茲大闡宗風上堂若也於己無事則勿妄求妄求而得亦非得也汝但無事於心無心於事則虛而靈空而妙若毛端許言之本末者皆爲自欺何故毫氂繫念三塗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聖

名凡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爲幻色汝欲求之得無累乎及其厭之又成大患終而無益龍牙問學人仗鏌鎁劍擬取師頭時如何師引頸近前曰囫牙曰頭落也師呵呵大笑牙後到洞山舉前話山曰德山道甚麽牙曰德山無語洞曰莫道無語且將德山落底頭呈似老僧看牙方省懺謝有僧舉似師師曰洞山老人不識好惡這漢死來多少時救得有甚麽用處雪峯問從上宗乘學人還有分也無師打一棒曰道甚麽曰不會至明日請益師曰我宗無語句實

無一法與人衆因此有省撥頭問之曰德山老人一
條脊梁骨硬似鐵拗不折然雖如此於唱教門中猶
較些子示衆曰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臨
濟聞得謂洛浦曰汝去問他道得為甚麼也三十棒
待伊打汝接住棒送一送看伊作麼生浦如教而往
師便打浦接住送一送師便歸方丈浦回舉似臨濟
濟曰我從來疑著這漢雖然如是你還識德山麼浦
擬議濟便打師因疾僧問還有不病者也無師曰有
曰如何是不病者師曰阿哪阿哪師復告衆曰捫空

追響勞汝心神夢覺覺非竟有何事言訖安坐而化

即唐咸通六年十二月三日也諡見性禪師

朗州德山塔銘曰沼滓之根泡電之存虛空之捫

岸水之痕木人可言吾道可論去蕩之蹤太極邊

中香入其風電入其空幻化之功吾道可宗非作

之作龜毛兎角天邊月落池中水涸青猿不捉吾

道之學登陸之櫓乘舟之圓瞑目之覩晴天之雨

石牛之乳吾道之祖陸地之蓮水底青天鏤冰出

煙掘火出泉虛無之邊吾道可傳鑿山之峽層煙

之塔。水石啟礎。法雲四闢。萬古千秋。松風蕭颯。

按此塔銘乃唐大順元年沙門元會撰。

石霜山慶諸　道吾法嗣

潭州石霜山慶諸禪師、廬陵新淦陳氏子、依洪井西山紹鑾禪師落髮、詣洛下學毗尼教、雖知聽制、終爲漸宗、回抵溈山、爲米頭、一日篩米次、溈曰、施主物莫抛撒、師曰、不抛撒、溈於地上拾得一粒曰、汝道不抛撒、這箇是甚麼、師無對、溈又曰、莫輕這一粒、百千粒盡從這一粒生、師曰、百千粒從這一粒生、未審這一粒從甚麼處生、溈呵呵大笑、歸方丈、溈至晚上堂曰、大衆、米裡有蟲、諸人好看、後參道吾問、如何是觸目

菩提吾與沙彌彌應諾吾曰添淨瓶水著良久却問
師汝適來問甚麼師擬舉吾便起去師於此有省吾
將順世垂語曰我心中有一物久而爲患誰能爲我
除之師曰心物俱非除之益患吾曰賢哉賢哉師後
避世混俗于長沙瀏陽陶家坊朝遊夕處人莫能識
後因僧自洞山來師問和尚有何言句示徒曰解夏
上堂云秋初夏末兄弟或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
寸草處去良久曰秖如萬里無寸草處作麼生去師
曰有人下語否曰恁師曰何不道出門便是草僧回

舉似洞山山曰此是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語因茲囊錐始露果熟香飄衆命住持後裴相公來師拈起裴笏問在天子手中爲珪在官人手中爲笏在老僧手中且道喚作甚麼裴無對師乃留下笏師居石霜山二十年間學衆有長坐不臥屹若株杌天下謂之枯木衆也唐僖宗聞師道譽賜紫衣師堅辭不受光啓四年示疾告寂葬于院之西北隅諡普會大師

聖楷按石霜山在潭州瀏陽縣西北八十里又名霜華山南接醴陵北抵洞陽山峻水激觸石噴霜

故名墜乎法道勝時石霸道吾俱爲選佛之場。曹溪一滴。雲鄭相望乃今則荒榛風冷。五葉飄零。誰復有問西疑者哉。

清平令遵

翠微無學法嗣

鄂州清平山令遵禪師、東平人也、姓王氏、少依本州北菩提寺、唐咸通六年、落髮後、詣滑州開元寺受具、攻律學、一旦謂同流曰、夫、沙、門、應、決、徹、生、死○玄、通、佛、理○若、乃、孜、孜、卷、軸○役、役、拘、文○恐、數、海、沙○徒、勞、虛、心○遂罷所業、遠參禪會、至、江、陵、白、馬、寺、堂中遇一老宿、名曰慧勤、師親近詢請、勤曰吾久侍丹霞、今既垂老、倦於提誘、汝可往謁翠微、彼即吾同參也、師禮辭而去、造于翠微之堂、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翠微曰待、無、

人、即、向、汝、說、師良久、曰、無、人、也、請、師、說、翠微下禪牀引師入竹園、師又曰、無人也、請和尚說、翠微、指、竹、曰這、竿、得、恁、麼、長。那、竿、得、恁、麼、短。師雖領其、微言、猶、未徹、其、玄、旨、文德元年抵上蔡、會州將重法、創大通禪苑、請闡宗要、師自舉初見翠微語句、謂衆曰、先、師、入泥、入、水、為、我。自、是、我、不、識、好、惡。師自此化導將十稔、至光化中、領徒百餘、遊、鄂。州。從節度使杜、洪、請居淸。平。山。安樂院、上堂曰、諸上座、夫出家人、須會佛意始得。若未會佛意。直、饒、頭、上、出、水。足、下、出、火。燒、身、鍊、臂。

聽慧多辯衆徒一千二千說法如雲如雨講得天華亂墜只成個邪說爭競是非去佛法大遠在諸人幸值色身安健不値諸難何妨近前著些工夫體取佛意好。時有僧問如何是大乘師曰麻索曰如何是小乘師曰錢貫問如何是清平家風師曰一斗麪作三個餱餅問如何是禪師曰胡孫上樹尾連顛問如何是有漏師曰笊籬曰如何是無漏師曰木杓問覿面相呈時如何師曰分付與典座自餘逗機方便靡徇時情逆順卷舒語超格量天祐十六年正月二十五

月午時趺寂、壽七十有五、周顯德六年、勅諡法音禪師、塔曰普應、

聖楷按淸平山、在江夏縣、東南、五里、楚志云、其山淸秀、平、坦、故名、

夾山善會　　船子法嗣

澧州夾山善會禪師、廣州廖氏子。幼歲出家、依年受戒、聽習經論、該練三學、出住潤州鶴林、因道吾勸發、往見船子、由是師資道契、微朕不留、恭稟遺命、遁世忘機、尋以學者交湊、廬室星布、曉夕參依、咸通庚寅、海衆卜於夾山、遂成院宇、上堂須云、勞持生死法、唯向佛邊求、目前迷正理、撥火覓浮漚。僧問從上立祖意教意、和尚爲甚麼言無、師曰、三年不喫飯、目前無饑人。曰既是無饑人、某甲爲甚麼不悟、師曰、秖爲悟

迷却闍黎復示偈曰明明無悟法悟法却迷人長舒兩脚睡無偽亦無眞問擬塵見佛時如何師曰直須揮劍若不揮劍漁父棲巢僧後問石霜擬塵見佛時如何霜曰渠無國土甚處逢渠僧回舉似師師上堂舉了乃曰門庭施設不如老僧入理深談猶較石霜百步師再闢玄樞迨于一紀唐中和元年十一月七日召主事曰吾與衆僧話道累歲佛法深旨各應自知吾今幻質時盡即去汝等保護如吾在日勿得雷同世人輒生惆悵言訖奄然而逝塔于本山諡傳明

大師

聖楷按華亭船子德誠禪師節操高邈度量不羣

自印心于藥山與道吾雲巖爲同道交洎離藥山

乃謂二同志曰公等應各據一方建立藥山宗旨

予率性疎野唯好山水樂情自遣無所能也他後

知我所止之處若遇靈利座主指一人來或堪雕

琢將授生平所得以報先師之恩遂分擕至秀州

華亭泛一小舟隨緣度日以接四方往來之者時

人莫知其高蹈因號船子和尚道吾後到京口遇

夾山上堂僧問如何是法身山曰法身無相曰如何是法眼山曰法眼無瑕道吾不覺失笑山便下座請問道吾某甲適來祗對這僧話必有不是致令上座失笑望上座不吝慈悲吾曰和尚一等是出世未有師在山曰某甲甚處不是望爲說破吾曰某甲終不說請和尚却往華亭船子處去山曰此人如何吾曰此人上無片瓦下無卓錐和尚若去須易服而往山乃散衆束裝直造華亭船子纔見便問大德住甚麼寺山曰寺即不住住即不似

師曰不似似似個甚麼山曰不是目前法師曰甚處學得來山曰非耳目之所到師曰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師又問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鈎三寸子何不道山擬開口被師一橈打落水中山纔上船師又曰道道山擬開口師又打山豁然大悟乃點頭三下師曰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山遂問拋綸擲釣師意如何師曰絲懸渌水浮定有無之意山曰語帶玄而無路舌頭談而不談師曰釣盡江波金鱗始遇山乃掩耳師曰如是如

是遂囑曰汝向去直須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吾三十年在藥山秖明斯事汝今已得他後莫住城隍聚落但向深山裏钁頭邊覓取一個半個接續無令斷絕山乃辭行頻頻回顧師遂與闍黎山乃回首師豎起橈子曰汝將謂別有乃覆船入水而逝

董太史其昌曰澄鑒寺在中泖唐船子和尚載月釣魚處也延仲醇修葺之余爲題其門曰蒹葭蒼蒼白露爲霜其幽勝可知矣

巖頭全奯

德山法嗣

鄂州巖頭全奯禪師、泉州柯氏子、少禮青原誼公落髮、往長安寶壽寺稟戒、習經律諸部、優游禪苑、與雪峯欽山為友、自杭州大慈山邐迤造于臨濟、屬濟遷寂、乃謁仰山、纔入門、提起坐具曰、和尚、仰山取拂子擬舉、師曰、不妨好手、後參德山、執坐具上法堂瞻視、山曰、作麼、師便喝、山曰、老僧過在甚麼處、師曰、兩重公案、乃下參堂、山曰、這個阿師稍似個行腳人、至來日上問訊、山曰、闍黎是昨日新到否、曰是、山曰、甚麼

處學得這處頭來師曰金毳終不自謾山曰他後不
得孤負老僧一日參德山方跨門便問是凡是聖山
便喝師禮拜有人舉似洞山山曰若不是豁公大難
承當師曰洞山老人不識好惡錯下名言我當時一
手擡一手搦雪峯在德山作飯頭一日飯遲德山擎
鉢下法堂峯曬飯巾次見德山乃曰鐘未鳴鼓未響
拓鉢向甚麼處去德山便歸方丈峯舉似師師曰大
小德山未會末後句在山聞令侍者喚師去問汝不
肯老僧那師密啓其意山乃休明日陞堂果與衆常

不同。師至僧堂前。拊掌大笑曰。且喜堂頭老漢會末後句。他後天下人不奈伊何。雖然也。秖得三年活。山果三年後示滅

一日師與雪峯同辭德山。山問甚麼處去。師曰。暫辭和尚下山去。曰。子他後作麼生。師曰。不忘。曰。子憑何有此說。師曰。豈不聞智過於師。方堪傳受。智與師齊。減師半德。曰。如是如是。當善護持。二士禮拜而退。師住鄂州巖頭。值沙汰。於湖邊作渡子。兩岸各挂一板。有人過渡。打板一下。師曰。阿誰。或曰。要過那邊去。師乃舞棹迎之。師後卷于洞庭臥龍山。徒侶臻

卒、師與羅山卜塔基、羅山中路忽曰、和尚、師回顧曰、作麼、山舉手指曰、這裡好片地、師咄曰、瓜州賣瓜漢、又行數里歇次、山禮拜問曰、和尚豈不是三十年前在洞山、而不肯洞山麼、曰是、又曰和尚豈不是嗣德山、又不肯德山麼、師曰是、山曰不肯德山即不問、秖如洞山有何虧闕、師良久曰、洞山好佛、秖是無光、山禮拜、邇後人或問佛、問法、問道、問禪者、師皆作噓聲、師常謂衆曰、老漢去時、大吼一聲了去、唐光啓之後、中原盜起、衆皆避地、師端居晏如也、一日賊大至、責

以襯供饋遂傳刃爲師神色自若大叫一聲而終聲
聞數十里卽先啓三年丁未四月八日也門人後焚
之獲舍利四十九粒謚淸嚴禪師

聖楷按雲峯初與巖頭至澧州鼇山鎭阻雪頭每
日秖是打睡峯一向坐禪一日喚曰師兄師兄且
起來頭曰作甚麼師曰今生不著便共文邃個漢
行脚到處被他帶累今日到此又秖管打睡頭喝
曰噇眠去每日牀上坐恰似七村裏土地他時後
日魔魅人家男女去在峯自點胸曰我這裏未穩

在不敢自設頭曰我將謂你他日向孤峯頂上盤結草菴播揚大教猶作這個語話峯曰我實未穩在頭曰你若實如此據你見處一一通來是處與你證明不是處與你剗却峯曰我初到鹽官見上堂舉色空義得個入處頭曰此去三十年切忌舉著又見洞山過水偈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踈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頭曰若與麼自救也未徹在峯又曰後問德山從上宗乘中事學人還有分也無德山打一棒曰道甚麼我當時如桶底脫

相似頭喝曰你不聞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豢曰他後如何即是頭曰他後若欲播揚大教一一從自己胸襟流出將來與我盖天盖地去峯於言下大悟便作禮起連聲叫曰師兄今日始是鼇山成道豢任後法席之盛嘗不減千五衆

王荆公嘗問張文定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亞聖自後絕無人何也文定言豈無只有過孔子上者公問是誰文定言江南馬大師汾陽無業禪師雪峯巖頭丹霞雲門是也公暫聞意甚不解乃問何

謂文定曰儒門淡薄收拾不住皆歸釋氏耳荊公
欣然歎服後舉似張天覺天覺撫几歎以爲佳